

痴情的女艺人

〔英国〕卡瑟琳·库克森 等著
武尉静 乌云塔娜 译



痴情的女艺人

〔英国〕卡瑟琳·库克森 著

武尉静 乌云塔娜编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呼和浩特

痴情的女艺人
CHI QING DE NU YI REN

〔美〕卡瑟琳·库克森 等著

武尉静 乌云塔娜 编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9 字数:424千 插页:2

1988年9月第一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200册

ISBN 7-204-00413-2/I·61 每册:4.40元

目 录

痴情的女艺人……………〔美〕卡瑟琳·库克森 著（1）

人妖医生 ……………〔美〕玛丽·希金斯·克拉克 著（207）

发迹者与妻妾…〔美〕波尔·西登斯屈里克·布克 著（387）

痴情的女艺人

〔美〕卡瑟琳·库克森 著

第一章

“这种新药能治好爸爸的病吗？”

那个极为肥胖的女人摇着她的脑袋。她那三层下巴颏在她那件鲜红而富有肉感的棉袍领子上边儿晃荡着。“嗯，能，肯定能！”她说。

“此地的这位药剂师技术高吗？”

“高，高！她的技术很高。”那三层下巴颏又在摇动。

“不象得斯伯利的那个药剂师。”

“噢，他也是一个好药剂师。”

“他没有把妈妈的病治好，对吧？”

“喂，快瞧那儿！”胖女人指着正要在长而美丽的顿卡斯特新大街的市长官邸前面停下来的那几辆四轮马车，说道，“来，让我们去看看那些审判员。今天上午他们将要审判那些罪犯。”

他们来到市长官邸的时候，看见三个审判员彬彬有礼地走进大楼。

“他们要把人人都送进教养院吗？”

“不，不会的！”胖女人消除疑虑地摇了摇那只小手，一边开始继续向前走，一边又补上一句道，“只送那些坏蛋进教养院。他们是此地顶呱呱的审判员；人们得到一声公正的鞭声。”胖女人张大嘴，从嘴里喷出了笑声，那声音十分沉闷，就象一个男人的声音。她一边低头看着那个孩子一边说：“真有趣，嗯？公正的鞭声。你能打出一声恰到好处的

鞭声吗？”

“是的，是的，我能。爸爸病愈后要给我做一把大号的鞭子。昨天我用我自己的那把鞭子把几个木桩都抽裂了。”

“是吗？啊，就象我常和特拉弗斯先生说过的那样，你具有做马戏团女艺人所需要的素质，你身上每一个地方都表现出了这一点！”

“爸爸常说，我总有一天和他一样棒。但是，没有人能要鞭要得象我爸爸那样棒。特拉弗斯太太，对吧？”

这问题十分严肃。胖女人以相同的语气回答道：“对，谁也不能把鞭要得象你爸爸那样棒。”接着她又加重语气补充了一句：“你爸爸那把刀要得也是无人能比啊！”胖女人领着那孩子来到那位药剂师的药店，在药店的那扇玻璃窗户下面停住脚步。她喊道：“到了，就是这里！我进去给你爸爸买那瓶好药。你呢，去下边儿那家糕点铺买一个糖娃娃。拿着！”她猛地把半便士塞入小孩儿的那张小手里。小孩大声地说：“啊，谢谢，特拉弗斯太太！小女孩手拿半便士，跳跳蹦蹦地沿街而去。

过了几分钟，那小女孩手拿那块动也未动的糕饼，高高兴兴地回来了。弗朗西斯·特拉弗斯说：“噢，你买到了！为什么不吃呢？”

小女孩儿从那块糕饼上取下一条腿，拿在手中说：“一条腿给你，另一条腿我要给爸爸。”

“你真是个好孩子，埃玛！真是个好孩子！”

“啊，是的！”然后，小女孩儿若有所思地抬起头，问道，“你是说我们要去看大庙会？”

“嘿，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庙会！”

“是的，不过……它象那个大庙会吗？”

“大得很。不要对我们的庙会嗤之以鼻嘛，埃玛·莫利内罗！”

埃玛明白，这是胖女人在逗弄她。于是她沿着鹅卵石道一路轻跳着，然后靠在她的伙伴身旁问道：“你说爸爸会不会让我在今晚的正式马戏表演中出场呢，特拉弗斯太太？”

“嗯，关于这件事，我还吃不准。你知道，你现在甚至还不是要你在帐篷前来助一臂之力的时候，所以我不能使你下决心去说服他。他自有他的主意。”

他们几乎走到了大街的尽头，接着便踏上河边的拖船路，然后一块场地跃入眼帘。那里乱无秩序地搭着几个帐篷——一个大的和四个小的，紧靠着大篷车。

看见总共五人在帐篷之间走动，这就是特拉弗斯流动马戏团，不包括躺在第一辆大篷车里的那个垂危的病人和那个胖女人以及小女孩儿。

胖女人走进场地，气喘吁吁。她的高个儿丈夫走过来，欢迎道：“这正是我们事业所需要的。你为什么不能让查利去呢？瞧，豆大的汗珠滚落而下。”

“因为，”他妻子简略地反驳道，“他比我更需要健康的体魄。”她那粗壮的胳膊指着年轻拳击师查利·拉姆，他正在拳打吊在两根木桩之间的一个沙袋。

塞普蒂默斯·特拉弗斯立刻转身走了。胖女人和小孩走向一个小个子中年妇女，她正在对四只狗说着话。这四条狗卧在地上，前爪笔直地伸向前面，每条狗背上卧着一只斑猫。

这个女人被称为“马沙·纽伯恩——令人惊奇的训兽人！”她一只手搭在自己的肩头。肩头落着一只白嘴鸦，其羽毛就象磨光的黑铅在微微闪光。只听她说了声“呼吼”，

白嘴鸦便从她的肩头飞去，落在第一只猫的背上，接着跳到另一只猫背上。做完之后，这只鸟跳落到草地上，围着它的伙伴们——狗和猫——转了起来，最后在它们面前停了下来。

胖女人一边走向这些小动物，一边说：“它表演得很出色，马沙。你是一个奇人，一个真正的奇人！”

小个子女人左右摇摆着头，就算作了回答。她知道她是一个奇人，她也懂得，她在比这更好的比赛里也是能拿出手的。

胖女人在那三辆大篷车中的第一辆旁边停了下来，她把头探进门口，喊道：“我买来了，乔治！”

答话声很弱。“谢谢，弗朗西斯。”

从她的篮子里拿出那瓶药，弗朗西斯·特拉弗斯把它递给埃玛，然后推着她爬上台阶，钻进大篷车里。

乔斯·莱亚罗·莫利内罗，在其伙伴中被称为乔治。他慢慢地在床铺上转过身来，把手伸向他的女儿。她女儿把药瓶放在他的手中，说：“这药会使您好起来的。当您把它服完的时候，您一定会好的。”

他把药瓶放在他身后的床铺上，然后轻轻地抚摸着她的手臂，说道：“坐吧，我的埃玛。我们得谈谈啦。”

埃玛坐在床头小凳上，对着父亲微笑。她的脸和她爸爸一个样。

“你想去上学吗，我的埃玛？”

小孩将头歪向一边，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有时候去上学，但不能全部时间都去上，我练习时也不能上。我把那几根木桩子都抽出了地面，您听见了吗？”

“我听见了……我想要你去上学，埃玛，去学文化。”

“不过你是了解我的，我能写我的名字了。”

“写出你的名字，那只是开始。我曾有过上学的机会，不过，我太爱这把鞭子了。那是一个很大的过错。这鞭子不会有什么结果，只不过是鞭子始鞭子终，其结果是痛心疾首的。你明白吗？不，不，你不明白。但是，我的埃玛，我让你去学习。你象我一样，你会学得很快。我来到这个国家才仅仅十岁，比你现在大三岁，但我还学它那种语言。我讲得还好吧，不是吗？”

“是的，爸爸，你讲得好。”

“不过——”他慢慢地摇了摇头，“我讲得还不够好。还有另一种讲的方法，我想让你以那种方法学习。……你有个祖母，你知道吗？”

埃玛点了点头。“知道，你告诉过我的，在西班牙。”

他把身子猛地拉起，支在自己的肘上，把脸紧贴在他女儿的脸上，说道：“你还有位外祖母，就在这个国家，她是你妈妈的母亲。”

“在这儿？”她二目张得很大。“我们要去看她吗？”

“不，不是我去。我不去看她，可是你要去。她……她不喜欢我。”乔治无力地笑了笑。

“那么我也不喜欢她。”

乔治拍了拍她的手，轻声细语地说：“她有充分的理由那样做。我的伊莱扎，她从她的母亲那里跑出来嫁给了我，因此，她母亲再不想见到她。”

“你不去，我就不去看她。因为特拉弗斯先生正在教我适应那庙会的规矩。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去。那个大庙会到来时，我们要象去年那样去参加，并且……”

“我不想让你去参加那个大庙会。不再去了，不再去

了！”他摇着头。“鞭子，对我们两个来说已经不存在了。”

“鞭子？为什么呀？”

“因为，我的埃玛——”乔治一边说，一边紧紧握住她的两只手，把她拉到那块有条纹的毛毯上面。“除了鞭子和刀子而外，对你来说还有好事情，好事情。”

慢慢地，他躺了下去，呼吸变得急促；而急促的呼吸又使父女之间的这种沉默更加突出。

“太远了。”乔治转过头，凝神望着女儿。“你长着她一样的一双眼睛，一双慈祥的眼睛。”他说。“而且——”他微微掀起双唇。“你也有她那种气质。啊，太象了，我的埃玛！你与住在西班牙的祖母简直就是一个人哪。”他点了点头又说，“不过，你长着我的伊莱扎的一头乌发，就象被磨擦出的栗子壳，只是更深色了点。”乔治伸出一只手，抚摩着披垂在女儿肩头上的浓密的波浪式长发。

突然间，乔治喘起气来。埃玛站了起来，向他俯身过去，说道：“服下几片新买来的药吧，爸爸。这药肯定会使您好的。”

过了一会儿，乔治气喘吁吁地说：“叫……罗伯特……或安妮来！”

埃玛冲出大篷车，疾步向另一个训练场跑去。那里一个男人正在骑着一匹裸背马。他一会儿坐在马背上，一会儿站在马背上，紧接着一个后空翻，双脚便站在地上。他妻子一直在牵着长长的马缰绳。

冲到训练场门口，埃玛喊道：“塔蒙德大叔！塔蒙德大婶！爸爸叫你们。”

夫妇二人停了下来，转过身子看着她。接着，女人走近那匹马，松开缰绳，跟着男人向埃玛走去。

他们走过埃玛身旁时再没有多问什么。埃玛喜欢这个她称为塔蒙德大叔的男人，但她对他的妻子却有点害怕，因为她能吃火。

埃玛没有跟着大叔大婶走进大篷车，而是坐在台阶上，听着他们的谈话。她先听到她父亲隐隐约约地说：“你把那封信寄出去了吗？”回答说：“寄出去了，乔治，六天前寄的。”

“该回信的时候了。”

“也许她已经不在人世了，乔治。”塔蒙德大婶在说。

“也许……但是不，不可能。伊莱扎去世的时候，她还活着。那时候我给她去过一封信，她回了信，十分抱怨……罗伯特。”

“是吗，乔治？”

“我不想让我的埃玛继续漂泊了，我想让她在家里长大成人。”

“家？什么家呀，乔治！还不如这儿呢！”塔蒙德大婶又说，“她该受到很好的照管。我们来照管吧。”

“我知道，并且我由衷地感谢你们。但是，我向伊莱扎许过诺，埃玛决不参加马戏表演。要学会使用鞭子，但不是为了表演。我教埃玛如何扔飞刀时，伊莱扎，她就心烦意乱。可埃玛既喜欢飞刀又喜欢鞭子。”

“是的，”塔蒙德大叔说，“就她的年龄来说，她是令人吃惊的，乔治。所以塞普蒂默斯要她参加表演。你要知道，来这里的人，是不会看到你那精彩的表演了，乔治，就象伊莱扎一样，这是很不利的呀！不过，如果你让埃玛参加这次表演的话，那么你还是失又有得呀！”

“不，罗伯特，不。我知道你不是在为你自己请求。假

如是为你的话，我就会同意的；因为我欠着你，总是有亏于你。而现在你又给我提供了一个地方，能让我在这里死去。”

“瞎说什么呀！”塔蒙德大婶又说，“有福同享，有祸同担嘛！埃玛直至今日还是十分喜欢在帐篷里睡觉，你是知道的。啊，得了，得了，不要自己与自己过不去了！”

听到她父亲那刺耳的咳嗽声时，埃玛从台阶站起身，向门口望去。咳嗽声减退时，她再次侧耳谛听她父亲又在说什么。但是，她父亲的话含糊不清。她只能听得清楚的，就是：“答应我，罗伯特！”然后听到塔蒙德大叔的回答声：“照你说的办，乔治，照你说的办。”

乔治离开了人世间。这个城里的人都有一副慈善心肠。送葬那天，有的人送了花束，有的人甚至随着这小小的送葬队伍直奔墓地。人们对这位西班牙人的评价是富有同情心的。其中一些人能够回忆起二十年前特拉弗斯流动马戏团每年都来参加大庙会的情景。虽然他身材消瘦，但人们对 he 舞弄起那几条鞭子时所具有的那种臂力却惊讶不已。有的鞭子只有三尺长。另几把展开后定有十五至二十尺。人们也回想起 he 扔飞刀时的险境，那几把飞刀上下左右翻飞，不离 he 那位年轻貌美的妻子的身。然而真是意想不到，她在十八个月前竟然在这个地方去世了！乔治就葬在她的身旁。

埃玛站在墓穴旁边，望着那口长形的没有任何装饰的棺材缓缓走进墓室。她面部冷若冰霜，心里痛苦难耐。那些土块正一块块地落在她爸爸的身上，砸着他的躯体。没有什么人曾经打过她的爸爸，人们反而被她爸爸用“打”吓唬过，因为他能把鞭子抽到你身旁、眼前，让你有种险些挨鞭打的恐惧感。

突然，埃玛感到心里爆发出一种东西。她听见有人在哭

喊，但直到塔蒙德大叔将她抱起，并说“好了，好了”，然后把她抱走时，她才弄清，原来是她自己在哭喊。

埃玛断断续续地哭了三天。她身旁的那些人与她谈呀，谈个不停，以减轻她心中的痛苦。最后她不哭了，睡了很长时间。可是一觉醒来，人人好象都变了样：他们说起话来声音都变低了，句句话语重心长。他们真好象是她的骨肉至亲一样。埃玛知道，这是人们在向她告别。

这天早晨，塔蒙德大叔把埃玛唤醒，告诉她穿好衣服，然后给她端来一杯牛奶和一块面包，而后，他和夫人坐在床头。大婶一边看着她，一边说：“埃玛，你今天就要到你姥姥那里去了。”

埃玛不作声，只是咽下那口面包，继续看着他们。接着，塔蒙德大叔开口说：“你爸爸生前要我们许诺，把你送到你姥姥家去。她住在农场。那里很美，有各种动物。你爸爸给你姥姥写过一封信，所以——”后面的话在他嗓子眼里停顿了一下，才又说了出来，“所以她该在那里等着你呢！”

接着塔蒙德大婶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皮袋，把它放在埃玛面前的那个小凳子上，然后她轻轻地一摇，里面滚出一打一磅的金币来。

“这是你爸爸的积蓄，他要把这点小积蓄留给你花。我把它给你别在紧身胸衣里边儿。不过，不到你姥姥家，你可万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你这件事呀！”

“我可以带那几把鞭子和飞刀吗？”

“嗯……”安妮·塔蒙德摇了摇头，“关于这些东西，他可没做任何吩咐呀！”

“我想要！请给我吧，请给我吧！”

埃玛向他们探前身子。然后，罗伯特·塔蒙德拍着她的胳膊说：“好吧，不过那会给你增加不少负累呀！”

“我能带得动。”接着她一边跳着，一边简单地问了一句，“我怎么走哇？”

“你坐马车去纽卡斯尔。”罗伯特说，“你的上衣上面别着你姥姥的地址。你到了纽卡斯尔，嗯——马车夫很可能打发你坐上别的车到费尔伯恩村。嗯——”他强挤出一个笑脸，“这将是一次很大的冒险。你不这样认为吗，埃玛？一次很大的冒险！”

埃玛凝神望着这两位亲爱的朋友，接着便一头扎在他们的怀里，又哭了起来。

除了塞普蒂默斯·特拉弗斯而外，马戏团所有的人都去给埃玛送行。因为，正象特拉弗斯所说，总得有人留下照看营寨。埃玛最不乐意坐进那辆四轮马车。这时天刚亮。透过那灰蒙蒙的薄雾，她窥见了所有送行者的面庞。就象她一样，女人们在哭，甚至纽伯恩小姐也在流泪。

埃玛总会想念那些动物的。不过，塔蒙德大叔早就跟她说过，农场有许多动物，大的和小的都有。

最后看见的便是塔蒙德大叔和大婶的那几张脸，因为他们跑着紧跟在四轮马车旁边。直到马车拐上大路，那几匹马开始奔驰起来时，他俩方才止步。

马车猛地一颠，她险些从座上滑落下去。这时，坐在她身旁的那位先生伸出手，才把她稳住。埃玛侧身看着那位先生。他是一个年轻人，没有胡须。他穿着黑衣服，白色衣领很高。他说：“你有许多朋友；拥有许多朋友，那可难得啊！”她对他说的话没做回答，因为对面座位上坐着的那位

太太探身向那位先生悄语道：“她是从马戏团来的，她父亲死了。我想她要投奔她的亲属去。”她指着别在埃玛上衣上的地址。那位先生向前探身读道：

我名叫埃玛·莫利内罗。我要去我姥姥家，在盖茨黑德岗附近。紧靠费尔伯恩村的博尔德山农场的克劳肖太太便是。

那位先生向埃玛微笑着说：“巧极啦，巧极啦！我们要到同一个地方去！”

“又接纳了一个新教民，牧师？”那女人问。

“是的。我叫亨利·格兰杰，我要接管圣祖德教区。牧师住宅就在费尔伯恩村。”

这位传道士再次向埃玛微笑。这一次埃玛更仔细地观察了他。他长着一副漂亮的脸蛋。但就一个传道士来说，他显得有点年轻。他有一双灰色的眼睛，大口，方下巴颏。她说不准他的身材是高还是矮，但她看得出他很瘦，因为他的膝盖骨把裤子顶得很高。

接着，那位太太开始问起他许多问题。埃玛心想：这传道士说话的声音，她从未听到过。“我在肯特当过副牧师。”他说，“是的，这是我首次正式享受牧师的俸禄。”

他说话的声音很低。行进间，马车突然一倾，埃玛觉得一只胳膊挽住了她。她的脸贴在了闻起来有一股烟味的粗哔叽上衣上。那烟味在她周围飘荡，然后慢慢地向她沉了下来，接着她便进入了梦乡。

埃玛现在正站在进入纽卡斯尔的大街上，前方矗立着女王的头像，马车到达后，那牧师领她吃了一顿饭，随后他的